

論語別裁

夫然则吾德不孤，斯道有传，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畅可乐，莫大乎此也。

张居正 ■ 讲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穿越三千年的智慧，世代传颂的儒家经典
一代帝师的经典解读

昔日帝王读本，今日万众分享，领略论语魅力，分享一代名相张居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論語別裁

夫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英才而
教育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
也——
张居正 ■讲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别裁 / (明)张居正讲评.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613-3922-0

I . 论... II . 张... III . 论语—通俗读物 IV .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022 号

图书代号:SK7N0286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922-0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知识创造奇迹·好书改变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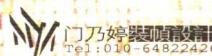
中国读书网鼎力推荐 www.dusu.com.cn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杨 翟

版型设计：祝志霞

投稿邮箱：culturer@vip.sina.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 Tongbok.com



序 言：儒师帝王鉴 ——张居正眼中的《论语》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

钱穆先生的这番评说，即道出了《论语》广布于民间最为真实的景象。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的《论语》，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或许这也可以说作为钱穆先生对《论语》饶有趣味的一项注释。北宋名相赵普曾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位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的名臣晚年却常读《论语》，他曾经对宋太宗赵光义说：“我用半部《论语》替太祖打天下，我再用半部《论语》替陛下治天下。”由此不难看到，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重要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对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言，无论何种原因，一本拥有大量读者的书总是极具吸引力的，何况又是一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书，一本我们身边的人，以及我们接触到的书籍中每每提到的典籍。或许，这种好奇即是一种吸引。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说上《论语》中的一两段精辟的语句，诸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脍炙人口的佳句。有的人甚至对《论语》早已烂熟于心。读者不仅能够从《论语》中获得较原文更为准确深刻的领悟，还会由此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然而《论语》的真谛，却是要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心灵过上快乐的生活。

阅读《论语》，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书”，而作为这部书的主角孔子，自古就被誉为“圣人”。西汉司马迁曾做过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对比，他说：“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眼里的孔子是“布衣”，他认为，孔子有道德学问在，所以“传十余世”，而天下君主者流，“当时则荣，没者已焉”，远不及布衣孔子，足可以万古流芳，成为圣人。

孔子毕其一生的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后续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其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历代大儒对《论语》的注释、解读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一千七百多年前何晏的《集解》到八百



年前朱熹的注释，及至一百七十年的刘氏《正义》……民国的程树德曾把相关书目统计过，大致有十类四百八十多种、二百万字之巨。这还是留存下来有名目的，如果添加上近些年的注释解读，考虑流失散落的注释解读文本，这数字怕是会更惊人。

历代有关讲评《论语》的经典之作，现如今想要看到也并非难事。而现在为大家呈现的则一本别具特色的诠释《论语》的著作，作者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所讲评的《论语》是专为万历皇帝所作，几百年来一直是内阁的典藏经典著作，非常人所能见也！全书以明代的白话体诠释经典，在经典中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一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

张居正，这位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在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之将倾，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张居正无疑是最为成功和杰出的改革家，但他同样还有不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帝师——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万历皇帝初为太子的时候仅有四岁，六岁出阁读书，为其发蒙的便是张居正。张居正的学术思想是博采众家之长，有法家、也有儒家，还有兵家、历代理财变法之学，甚至还有黄老学说。他的思想虽然不是主推儒家，但是儒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他肯定是否敢忽视和小看的。

在普通百姓看来，贵为天子之师，自是高不可攀。然而帝王师除了“师”的身份而外，仍旧是“天子脚下一臣尔”。尽管皇帝是学生，却高坐于殿上听讲，而老师则跪着进学。仅凭这一点来看，可知所谓的帝王师，不过是更受尊敬的仆人罢了。因而，在皇帝面前讲学，老师大都战战兢兢，除了按先帝的遗训讲述孔孟之道外，哪里还敢掺杂自己的经邦济世之语？

然而，对于孔孟学说，张居正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不拘泥于儒经

章句，也不赞成受制于先儒的具体措置，主张“明大体”，“认本真”。基于此，张居正在教导小皇帝的时候，并不是让其死读四书五经的，而是积极地来引导，循循善诱，让其参悟经书之后的内容，这恰恰刚好和孔子在讲学的心境、语境是不谋而合。比如在讲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段时，张居正的言说仿佛使人看到孔子在讲堂之上一本正经地对学生们说，红烧肉一定要切成方块！不禁使人联想起孔子的另一面。阅读《论语》，我们不仅能够体味孔门独家修身秘籍，更能透过张居正的评说，认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

现实的世界充满着生命活力，五彩斑斓。而孔子似乎是灰色的，晦涩的，艰深的，难以琢磨的，因而我们才要将理论的灰色和缤纷的实际链接起来。也正是因为有了生活的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品位，而多彩保证了活力。品读经典，感悟人世。

目 录

序言：儒师帝王鉴——张居正眼中的《论语》 1

论语卷一

学而第一	1
为政第二	12
八佾第三	26

论语卷二

里仁第四	43
公冶长第五	55
雍也第六	73

论语卷三

述而第七	91
泰伯第八	111

论语卷四

子罕第九	126
乡党第十	144

论语卷五

先进第十一.....	158
颜渊第十二.....	174

论语卷六

子路第十三.....	192
宪问第十四.....	210

论语卷七

卫灵公第十五.....	235
季氏第十六.....	254

论语卷八

阳货第十七.....	267
微子第十八.....	282

论语卷九

子张第十九.....	292
尧曰第二十.....	305



论语卷一

学而第一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今译 孔子说：“学了能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快乐吗？”

张居正讲评 学，是仿效。凡致知力行，皆仿效圣贤之所为，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是温习。说，是喜悦。孔子说道：“人之为学，常苦其难而不悦者，以其学之不熟，而未见意趣也。若既学矣，又能时时温习而不间断其功，则所学者熟，义理浃洽，中心喜好，而其进自不能已矣，所以说不亦说乎！”

原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今译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是令人愉快的吗？”

张居正讲评 朋，是朋友。乐，是欢乐。夫学既有得，人自信从，将见那同类的朋友皆自远方而来，以求吾之教诲。夫然则吾德不孤，斯道有传，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畅可乐，莫大乎此也。所以说不亦乐乎！

原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今译 “别人不了解我，我能够不怨恨、不恼怒，不也是一个君子吗？”

张居正讲评 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夫以善及人，固为可乐，苟以人或不见知，而遂有不乐焉，则犹有近名之累，其德未完，未足以为君子也。是以虽名誉不著而人不知我，亦惟处之泰然，略无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则其心纯平为己，而不求人知，其学诚在于内，而不愿乎外，识趣广大，志向高明，盖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说不亦君子乎！夫学，由说以进于乐，而至于能为君子，则希贤希圣，学之能事毕矣！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今译 有子说：“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但是经常冒犯上级的人，非常少见；从不冒犯上级，但是喜欢造反作乱的人，从未有过。”

张居正讲评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做孝；善事兄长，叫做弟。犯，是干犯。鲜，是少。作乱，是悖逆争斗的事。有子说：“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长，则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则其心不和不顺，小而犯上，大而作乱，无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为人，于父母则能孝，尽得为子的道理，于兄长则能弟，尽得卑幼的道理，则心里常是和顺，而所为自然循礼，若说他敢去干犯那在上的人，这样事断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顺之小者，且不肯为，却乃好为悖逆争斗大不顺的事，天下岂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为非如此，可以见孝弟之当务矣。

原文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今译 “君子会专心致力于根本事务，根本确立了，道也就形成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才是仁道的根本啊！”

张居正讲评 务，是专力。本，是根本。为仁，是行仁。有子又说：“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务其末，则博而寡要，劳而无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处专用其力。根本既立，则事事物物处之各当，道理自然发生，譬如树木一般。”根本牢固，则枝叶未有不茂盛者。本之当务如此。则吾所谓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与。盖仁具于心，只是恻怛慈爱的道理，施之爱亲敬长，固是此心推之仁民爱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则亲吾之亲，可以及人之亲，长吾之长，可以及人之长，至于抚养万民，养育万物，都从此充拓出来，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则行仁之本，岂有外于孝弟乎！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经》孔子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于孔子之训欤？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今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摆出一副伪善的脸孔，这种人几乎就不具备仁义了。”



张居正讲评 巧，是好。令，是善。鲜字，解做少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说：“辞气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观人。那有德的人，辞色自无不正。若乃善为甘美之辞，迁就是非，便佞阿谀，而使听之者喜，这便是巧言。务为卑谄之色，柔顺侧媚，迎合人意，而使见之者悦，这便是令色。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盖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则仁孝也。今徒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心驰于外，而天理之研丧者多矣，岂不鲜仁矣乎！然孔子所谓鲜仁，特言其丧德于己耳。若究其害，则又足以丧人之德。盖人之常情，莫不喜于顺已，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悦，阿徇取容，人之听其言，见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觉其奸，由是变乱是非，中伤善类，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尧舜至圣，尚畏夫巧言令色之孔丘。况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今译 曾子说：“每天，我都会多次自我反省，为他人办事时是否做到了竭尽全力？与朋友交往时是否做到了以诚相待？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否经常复习？”

张居正讲评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参。省，是省察。忠，是尽心的意思。信，是诚实。传，是传授。习，是习熟。曾子说：“我于一日之间，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维何？凡人自己谋事，未有不尽其心者，至于为他人谋，便苟且粗略，而不肯尽心，是不忠也。我尝自省，为人谋事，或亦有不尽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贵于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实心相与，是不信也。我尝自省，与朋友交，或亦有虚情假意，而不信于人者乎？受业于师，便当习熟于己，若徒面听，而不肯着实学习，是负师之教也。我尝自省，受之于师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学习者乎？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盖未尝敢以一日而少懈也。”盖曾子之学，随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尧之兢兢，舜之业业，成汤之日新又新，检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学也。故《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事于圣学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今译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数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慎重、认真地处事国家事务，并且要恪守信用，在节约财政开支的同时爱护官吏，役使百姓要不误了农时。”

张居正讲评 道，是治。乘，是兵车。四马驾一车，叫做一乘。千乘之国，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的大国。时，是农功间暇之时。孔子说：“千乘的大国，事务繁难，人民众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盖人君日有万几，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时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须兢兢业业，事无大小，皆极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则所处皆当，而自无有于败事矣。其一要信。盖信者，人君之大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号令不信，则人难遵守。必须诚实不贰，凡一言一动都要内外相孚，始终一致，而足以取信于人，则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欺罔矣。其一要节用。盖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用若不节，岂能常盈。必须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靡费，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当用，则财常有余，而不至于匮乏矣。其一要爱人。盖君者，民之父母，不能爱人，何以使众。必须视之如伤，保之如子，凡鳏寡孤独、穷苦无依的，水旱灾伤、饥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则人心爱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时。盖国家有造作营建，兴师动众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妨民之业，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农事已毕之后，才役使他，不误他的耕种，不碍他的收成，则务本之民，皆得以尽力于田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这五者都是治国的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治之无难，岂特千乘之国而已哉！为人君者，所当深念也。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今译 孔子说：“晚辈在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就要遵从师长，谨慎守信，要广爱众人并且亲近那些有仁德道德的人。如果还有余力，那么就要再学习一些知识。”

张居正讲评 弟子，是指凡为弟为子的说。谨，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实。泛字，解做广字。众，是众人。亲，是亲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余力，是

余剩的工夫。文，是《诗》、《书》六艺之文。孔子教人说：“但凡为人弟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内，要善事父母以尽其孝，出在宗族乡党之间，要善事兄长以尽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终，而行之有常。凡说一句话，必由中达外，而发之信实。于那寻常的众人都一体爱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于那有德的仁人却更加亲厚，务资其熏陶切磋之益。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学者须要着实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时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余力，则学夫《诗》、《书》六艺之文。”盖《诗》、《书》所载，皆圣贤教人为人之道，而礼、乐、射、御、书、数亦日用之不可阙者。未有余力，固不暇为此，既有余工，则又不可不博求广览，以为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后文艺，弟子之职，当如此矣。然孔子此言，虽泛为弟子者说，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为世子时，而问安视膳，入学让齿，以至前后左右，莫非正人，礼乐诗书，皆有正业，亦不过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与夫学文之事也。至其习与性成，而元良之德具，万邦之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今译 子夏说：“一个人要看重贤德，而不要看重女色，要竭尽全力地侍奉父母，服侍君主，能够为国献身，与朋友相交，说话要诚实守信。这样的人即使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也能确定他已经学习了。”

张居正讲评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个贤字解做好字，下一个贤字，是有德的贤人；易，是移易。竭，是尽。致其身，是委弃其身，不肯爱惜的意思。子夏说：“人之为学，只在纲常伦理上见得明白，才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见贤，谁不知好，但不能着实去好他，若使贤人之贤，而能移易其好色之心，大贤则事之为师，次贤则亲之为友，真知笃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则好善极其诚矣。人于父母，谁无孝心，但未能着实去尽孝，若使委曲承顺，尽那为子的道理，凡力量到得的去处，都竭尽而无遗，则事亲极其诚矣。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爱其身，则其忠必不尽。若能实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弃于君，虽烦剧也不辞，虽患难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报国，而不肯求便其身图，则事君极其诚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轻诺者多，全信者少，若能诚

心相与，但与朋友说的都是着实的言语，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虽久远而不至于失信，则交友极其诚矣。这四件都是人伦之大者，而行之皆尽其诚，这就是见道分明，践履笃实的去处，学问之道不过如此。人虽说他未曾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若使未尝学问，而但出于资性之聪明，则不过一事之偶合，一时之袭取而已，岂能事事尽美，而厚于人伦如是乎。此可见古人之为学，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专在于言语文字之末也。”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今译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信，所学也不坚固。要以忠诚为主，不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出了错就不要怕纠正。”

张居正讲评 重，是厚重。威，是威严。固，是坚固。忠信，是诚实。无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辞。惮，是畏难的意思。孔子说：“君子为学必养个深厚凝重的气质，然后外貌威严，而所学的道理自然坚固。若是轻浮浅露，不能厚重，则见于外者，无威之可畏，而其所学者亦不能实有诸己，虽得之，必失之矣。岂能以坚固乎！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何以为学。故又当以诚实不欺为主，而无有一毫之虚伪，然后可以进德也。所交的朋友必胜过我的人，方为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善柔之类，这样的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切不可与之为友也。人不能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而惮改，则过将日甚矣。所以但遇有过，或闻人谏正，或自家知觉，便当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难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为质，以忠信为主，又辅之以胜己之人，行之以改过之勇，则内外人已，交养互发，而自修之功全矣。学者可不勉哉！”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今译 曾子说：“慎重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必然会使百姓变得忠诚厚道。”

张居正讲评 慎，是谨慎。终，是亲之既歿。追，是追思。曾子说：“人伦以亲为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于送终，则以亲为既死也，而丧葬之事不能尽礼者，多矣。初丧之时，或有能思念者，至于岁时既远，则其心遂忘，而祭祀